

# 明清小说史

谭邦和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明清小说史

谭邦和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小说史/谭邦和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25-4616-0

I. 明... II. 谭... III. 小说史—中国—明清时代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8072 号

明清小说史

谭邦和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90,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7-5325-4616-0

I·1920 定价: 33.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绪 论

### 一、小说的“小”字与中国 古代小说的文化境遇

与人类的精神生活相伴生的文学,是一个品类繁多而且生态不断翻新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小说无疑是一种拥有最多读者的文学样式。即令在当今影视艺术的强力冲击下,小说仍然很有势力,在案头读物中还是最受欢迎。可是恐怕却很少有读者注意过、思想过,一种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何以冠以“小”字而命名?“小”字可是一个与大,与高,与重要,与尊贵等词意义相反的汉字,是一个贬义词。英语的“小说”叫 fiction,或者叫 novel,前者是指“编造的故事”,后者也含有新奇的意思。同样的一种东西,中国人叫“小说”,而“小”这个词的字面所包含的贬义,今人似已习焉不察了。且让我们搅动一下历史的积淀,看能否由此加深对小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认识。

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与兴旺较之诗文为晚,但“小说”这个名词出现于古籍却很早。《庄子·外物》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是中国典籍中第一次出现“小说”的概念,不过所指的事物,远非后之文学作品的小说,而是指琐屑的言论,认为用些琐屑言论去求取高名美誉,不能达到“大达”的境界。显然,庄子所用“小”字表示了对那些琐屑言论的轻视,可见“小说”概念之初创,包含着贬义。在诸子百家的论争中,庄

子创用这个概念似无可厚非,但后世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之理论源头,却从此开始了,这是庄子难以预料的。

汉代的桓谭在《新论》中使用到了“小说家”这个概念,其言曰:“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到小说时,则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闾里小知者之所及”,“或一言可采,此亦刍尧狂夫之议也”,故引孔子之言而告诫“君子弗为”。桓谭、班固所谓者,野史、寓言、杂记之类也,虽非成熟的小说,却包孕着小说的种种因素,被贬之为“丛残小语”、“街谈巷语”,“刍尧狂夫之议”,这是对其内容的贱评,而“闾里小知者”、“刍尧狂夫”,则是对这些“小说家”的蔑称了。

应该说桓谭、班固承庄子之言,贬视“小说”与“小说家”,毕竟还因为那时小说还极不成熟,因而不好过多责备他们。但是这种对小说的贬议,却由此形成一股顽固的传统势力,长期笼罩文坛,直至小说完全成熟甚至已经成果辉煌而仍不改变。小说文体的发展,遂生存于一种极端恶劣的文化环境之中。

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中曾愤然指出:“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确实如此。萌芽期的那些“小说”遭到贬议不说,成熟后的小说也常遭禁毁,小说家则名不见经传,事不载正史,甚至还要因为写作了这种“君子弗为”的玩艺儿而被流言诽谤。例如罗贯中,就因为写了小说,人们传言他“子孙三世皆哑,人以为口孽之报”<sup>①</sup>。有一种现象令人疑惑不解也遗憾不已,我们可以有丰富的史料足以勾勒两千多年前儒家创始人孔丘、大诗

① 语见陈氏尺蠖斋《评释东西两晋演义序》。类似记载还可见于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及清人雷琳《渔矶漫钞》。

人屈原的生平,更可以为一千多年以前的诗人李白、杜甫撰写材料详实的传记;而对那些距离我们只有五、六百年,三、四百年,甚至一、二百年的小说家,却往往知之甚少。其中还包括大师级的一流作家,如《水浒传》的作者至今还难确指,《西游记》的作者胡适、鲁迅以来认定为吴承恩但至今仍被严重质疑,《金瓶梅》的作者被人们大海捞针几百年仍是个谜;至于《红楼梦》,虽然人们知道了曹雪芹这个名字,而对其身世、生平甚至著作权的探讨,竟成了一门专学,叫做“曹学”。上述这种操正统文体的作家和搞“邪门外道”的作家所受待遇之反差悬殊,我们实可从小说的“小”字中略窥原委。

上古以及秦汉,唐宋而至明清,小说之苗在人民的土壤里不屈不挠地生长;神话传说孕育着小说的胚胎,寓言启示了小说的创作,史传文学为小说提供模型,魏晋志人志怪故事粗具小说规模,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做小说,宋元“说话”繁荣,至明清小说全面发展,臻于鼎盛,成果辉煌,足以使正统文体相形失色,影响遍及全社会。到这时,那种歧视小说的传统观念该改变了吧?然而直到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白话小说仍不能进大雅之堂,文言笔记小说因有史料价值虽姑且选择收入,但只“甄录其近雅驯者”,“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而且纪昀在《总目提要》中论及之,仍以“诬漫失真,妖妄荧听”,“不必以冗杂废矣”的轻蔑语气,重弹桓谭、班固的老调<sup>①</sup>。沧海桑田,等级制度和礼教社会的固有观念竟如此不肯长进。

然而,虽背负着“小”字的歧视和重压,小说还是以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发展起来,不可阻挡地闯入了以诗文为正宗的文

<sup>①</sup> 此处有关引言均见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

学王国,并且成为明清时代的“一代之文学”。<sup>①</sup>《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特别是可以植入世界文学之林而枝干入云的《红楼梦》等优秀杰作相继问世,尽管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还在那里绝望地禁毁,但小说终于摆脱了几千年来的屈辱地位,“闾里小知者”、“刍蕘狂夫”事实上成了文坛的代表和领袖,站在了文学的峰巅。而且随着社会革命的终于到来,对重经史、重诗文,轻戏曲、轻小说的传统观念应该进行扫荡了。晚清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先生不愧为“小说界革命”的先锋,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文章中一反旧论,竭力鼓吹小说的巨大社会功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一二部好的小说,对于社会人心的影响,远胜于千百部大圣鸿哲的书,因此应当奉“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试问,小说的“小”字在梁先生笔下还有丝毫贬义吗?虽然那贬义已经荡然无存了。不过梁先生改良心切,矫枉过正,因为把小说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故将其作用吹到了吓人的高度,走向另一极端,而小说事实上没有那种回天之力。看来对小说的社会功用作恰当的评价,并且逐渐认识其独立存在的美学特性,还需要走一段思想的路程,大约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大致完成了。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以此推论,明清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和代表性文学成就首举小说,是明清时代的“一代之文学”。

回头看去,人们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功用和价值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其所以漫长,不只与小说本身由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过于漫长有关,而且与“小”字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观念对小说文体发展的压迫摧残相联系。两者又相互作用,使小说的发展更其艰难。而今,这些都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小说”也已成为一个沿用的概念,人们早已淡忘了它当初产生及后来相当长时间内的原有含义,现在我们搅动这个积淀,唤醒昨日的记忆,也许能够对认识中国小说史上的种种现象,增加一个理解的角度。

## 二、明清以前中国古代小说 演进的历史轨迹

小说如何起源?鲁迅先生曾有高论:“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sup>①</sup>中国古代小说正是在这种“谈论故事”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的演进变化而不断演进变化,逐渐走向成熟的。

中国古代小说由萌芽走向成熟,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1. 先秦两汉时期,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野史杂记,其中孕育着种种小说因子,构成了小说的孕育期。

小说的渊源首先当溯源于神话。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了许

---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多瑰丽雄奇的神话,表现了他们在想象中对于自然力的征服。中国神话没有古希腊神话那样完整、系统、宏篇巨制的文本,但把《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许多古籍中杂陈的神话故事荟萃起来,其所涉及的认识范围和艺术质量都堪与古希腊神话媲美,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等,都是十分美丽而文化蕴涵丰厚的篇章。神话情节的故事性,神话人物的神异性,那种补天射日的奇异想象力,那种移山填海的浪漫精神,无疑皆小说艺术思维之所必需,启迪着后世小说的创作。神话的文化精神更渗透在后世许多小说作品中,例如“女娲补天”的文化精神,就在清代笔炼阁主人的拟话本小说《五色石》、《八洞天》以及《红楼梦》等作品中非常明显地发挥影响,因而可以成为神话原型批评方法的上佳例证。

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奴隶制向封建制进步,社会大变革,思想界百家争鸣,诸子立说,学术流派林立。在争鸣立说之中,为了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形象性,诸子百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寓言的文学手段。

“寓言”一词,亦出《庄子》。《天下篇》云:“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是指假托别人而说的话,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出于同一目的,当时的百家诸书,如《庄子》、《孟子》、《韩非子》、《列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两汉时期的《说苑》、《新序》、《淮南子》等等,精彩的寓言层出不穷,多如繁星。

中国、印度和古希腊,是世界寓言的三大发源地,而中国寓

言又“是世界寓言的星空中最早形成的光芒璀璨的星座”<sup>①</sup>。西欧寓言多是动物故事,则拟人化是其基本手段;中国早期寓言多是人的故事,巧妙虚构而又喻指贴切是其关键。寓言的两大要素,一是情节,一是寓意。西欧寓言因是动物故事,若不十分强调寓意,则其情节可读作童话。中国寓言因是人的故事,故若不十分强调寓意,则其情节可读作小小说,因为小说的要件就是人物和故事情节。由此可见,寓言与小说在文体特性上有交叉重合因素,而中国寓言与小说的文体交叉重合因素更为直接明显。所以,先秦两汉时期那许许多多有人物、有情节、用虚构、用夸张的寓言,无疑给后世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先秦两汉时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历史著作,如《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等。历史著作本是史官本着“实录”的精神,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记录。但史家必须从纷繁的历史事实中,选择最重要最典型的人物事件和矛盾冲突,而遣词命意,仍不可能绝然回避主体情志的介入,所以优秀历史著作中的那些人物传记和叙事篇章,往往文采动人而情感强烈,充满了文学色彩。特别是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由于作者司马迁虽是实录其事,却又是“发愤著书”,因而主体情志明显介入,使得文章生气贯注,故事情节精彩动人,人物性格鲜明突出。人物性格的冲突往往还有浓烈的戏剧性,像“鸿门宴”、“廉蔺列传”这样的一些篇章,已经大体具备了历史小说的美感情致。史传文学,以叙述人物事迹来反映历史,有比较完整的情节结构,有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有广阔的人物活动背景,有时还展示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还能写出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读来已具有小说的意味,以此作为土壤,只要完成由实

① 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小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录走向虚构,由文言走向白话的两大变化,中国的古代小说就不仅会走向成熟,而且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大基本样式也就齐全了。

汉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介乎正史和小说之间的野史杂记,如东汉吴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既录史实,又收异闻,虚构成分增多,传说色彩更浓,更接近小说的文体特性。如《吴越春秋》里的“夫差内传”,写伍子胥被夫差杀死,投尸江中,悬首城头,而伍子胥愤怒的灵魂化作怒涛,冲垮了江堤。这已经是很具有感染力的小说虚构情景了。

2. 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故事粗具小说规模,构成了小说的雏形期。

先秦两汉,小说诸因素都在酝酿积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记录鬼神怪异故事的志怪小说,和一批记录人物轶闻趣事的志人小说产生出来,小说文体的成熟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动乱分裂,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战争频仍,思想界尊奉老庄,读书人崇尚清谈,佛教道教广泛传播,民间迷信猖獗,志怪、志人故事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中应运而生了。志怪小说,数量颇多,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中辑入不少,此外还有三十多种完整文本或残缺文本。成就较高,可以作为代表的是晋干宝的《搜神记》。志怪小说,故事仍大多短小,情节也只是“粗陈梗概”,然而也有一些结构较为完整,情节比较曲折的作品,粗具短篇小说规模。《李寄斩蛇》塑造了一个少女英雄形象,《韩凭夫妇》歌颂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生死不渝的爱情,《三王墓》则是一个悲壮的复仇故事。

《三王墓》故事写巧匠莫邪替楚王铸剑,心知必死,嘱咐已孕之妻来日让其子复仇,其子长而知仇,誓欲报之,时有剑客愿助其复仇,其计乃是献其头以入,此子竟毅然自刎以献: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踣出汤中，蹶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这篇志怪小说情节奇诞，情感壮烈，手法浪漫，已经初步具备了一篇好小说的要求，后来鲁迅将之改写成《铸剑》，收入《故事新编》。

与此同时，志人小说也风起一时。最早记录人物轶事的作品是东晋裴启的《语林》，后有郭澄之《郭子》、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等，多已散佚，其中集大成且流传下来的是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此外较有名的还有葛洪的《西京杂记》。

《世说新语》主要反映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兼及世态人情，津津乐道者，乃所谓“魏晋风度”、“名士风流”。这些作品短小精悍，传神摹态，常能用生动的细节突出地刻画人物的性格，为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和细节描写，积累了艺术经验。如《王蓝田性急》一则，用一个引人发笑的细节刻画一个人的急躁性格：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之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急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sup>①</sup>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耶？”

---

① 王承，字安期，太原晋阳人，曾为东海内史。性格冲淡，遇艰险而能处之怡然。

又如《谢无奕性粗强》一则,通过两种性格的对比,来刻画谢无奕的粗强性格:

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志怪志人小说本身虽仅“粗陈梗概”,只能视为小说的雏形,但它为“叙述宛转,文辞华艳”而且“篇幅曼长,记叙委曲”<sup>①</sup>的唐传奇之产生准备了条件,同时,本身也成为文言小说的一种体式,开创了笔记小说的先河。

### 3. 唐传奇的产生,把文言短篇小说推向成熟。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势强大、经济发达的一个朝代,文学艺术也很繁荣。在传记文学与志怪小说相结合的基础上,唐传奇产生了。而且因为科举用此“史才、诗笔、议论”“文备众体”的文学形式,作为应试文体之一,就使得唐传奇迅速地发展起来。

传奇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说样式了。长期以来只是“丛残小语”或“粗陈梗概”的笔记杂录,至此演变到有了华艳的文辞、曼长的篇幅、细腻的描写、委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相当严整的艺术结构,人物形象塑造也由过去不太注意性格刻画或仅限于以一二片断细节表现人物性格,变成了比较深入心灵的艺术描写,其内容也从记叙怪异奇闻扩大到反映现实生活,而最根本的变化则是小说意识的成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4页。

有云：“变异之谈，甚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的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

小说意识的成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小说的虚构意识，一是小说的文体自觉。过去的作品，即令写及怪异鬼神，也不认为是在虚构，也不认为是在写小说。例如《搜神记》，明明满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作者却在序言中声明其写作意图是“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认为自己是在“实录”见闻。由此可见，由“记事实”到有意虚构，到自觉作小说，这是小说由萌芽及雏形状态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唐传奇作为成熟的文言小说，迅速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并就此形成了文言小说史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4. 宋元说话艺术，把白话小说推上发展之路，并使白话小说从此成为主流，而且把史传体与民间说唱体结合起来，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天地。

宋元说话艺术为明清白话小说的各种体式都作了预演，甚至在题材内容类型方面也都埋下了种子。讲史话本，导致章回体成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小说”话本则提供了入话与正话相结合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基本模型。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这些明清小说的基本类型，也都曾在说话艺人口中和书会才人笔下作过预演。艺术方面，宋元说话大体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和传统。从此，中国古典小说进入繁荣发达、成就辉煌的明清时代<sup>①</sup>。

<sup>①</sup> 宋元话本，因有专门章节讨论，故其具体情况，此处不予详论。

## 谭邦和

1955年生，华中师大中文系77级毕业留校，1985年9月至1986年7月访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任华中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古典文学教研室教授，中国明代文学学会、李贽学会、《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三国演义》学会、《水浒》学会、公安派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专家组核心成员。著有《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明清小说史》、《媛诗九美》、《中国散文大辞典》（副主编）等著作二十余种及论文四十余篇。

# 目 录

|                             |   |
|-----------------------------|---|
| 绪论 .....                    | 1 |
| 一、小说的“小”字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境遇 ..... | 1 |
| 二、明清以前中国古代小说演进的历史轨迹 .....   | 5 |

## 上编 明代小说

|                               |    |
|-------------------------------|----|
| 概论 .....                      | 3  |
| 第一节 明代小说的文化背景 .....           | 3  |
| 第二节 明代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变 .....         | 7  |
| 第一章 《三国演义》 .....              | 11 |
| 第一节 开创白话长篇小说的新纪元 .....        | 11 |
| 第二节 历时态群体创作的成书过程 .....        | 13 |
| 第三节 乱世英雄的喜剧悲歌 .....           | 17 |
| 第四节 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美学关系 .....      | 27 |
| 第五节 政治与战争的艺术画卷 .....          | 29 |
| 第六节 类型化人物形象的艺术画廊 .....        | 32 |
| 第二章 《水浒传》 .....               | 37 |
| 第一节 水浒故事的演变与《水浒传》的作者及版本 ..... | 37 |
| 第二节 群雄造反的壮举与“忠”和“义”的悲歌 .....  | 41 |



## 2 明清小说史

|                           |     |
|---------------------------|-----|
| 第三节 同中求异塑造英雄群像 .....      | 48  |
| 第四节 犯中见避的情节艺术 .....       | 55  |
| 第三章 《西游记》 .....           | 62  |
| 第一节 由历史飞向神话 .....         | 62  |
| 第二节 神话小说的多元解读空间 .....     | 71  |
| 第三节 神话英雄孙悟空 .....         | 76  |
| 第四节 神话小说的艺术经典 .....       | 81  |
| 第四章 《金瓶梅》 .....           | 97  |
| 第一节 书名、版本及“兰陵笑笑生”之谜 ..... | 97  |
| 第二节 《金瓶梅》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形象 ..... | 100 |
| 第三节 西门庆形象与市俗封建社会 .....    | 103 |
| 第四节 潘金莲形象与封建性别文化 .....    | 111 |
| 第五节 开创世情小说的新天地 .....      | 117 |
| 第五章 话本小说 .....            | 130 |
| 第一节 话本的产生 .....           | 130 |
| 第二节 明清以前话本小说概说 .....      | 133 |
| 第三节 明清话本拟话本的演变 .....      | 140 |
| 第四节 话本小说的结构模式 .....       | 144 |
| 第五节 话本小说的美学特征 .....       | 151 |
| 第六节 话本小说集的代表作“三言二拍” ..... | 158 |

## 下编 清代小说

|                       |     |
|-----------------------|-----|
| 概论 .....              | 165 |
| 第一节 清代小说的文化背景 .....   | 165 |
| 第二节 清代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变 ..... | 169 |
| 第一章 文言小说与《聊斋志异》 ..... | 177 |